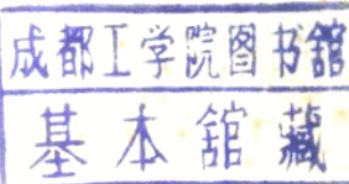


141
45244

413756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 論世界近代史

(初稿)



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翻印

1973年

目 录

第一部分 1640—1871年的欧美

- 一、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 (1)
- 二、论工业革命、无产阶级的形成和早期工人运动 (35)
- 三、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42)
- 四、论1848—1849年欧洲革命 (56)
- 五、论十九世纪50—60年代欧美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 (90)
- 六、论第一国际 (113)

第二部分 1871—1917年的欧美

- 一、总论 (128)
- 二、论巴黎公社 (130)
- 三、论70—90年代的工人运动 (141)
- 四、论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 (148)
- 五、论列宁主义的产生和俄国1905年革命 (157)
- 六、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国际的破产 (163)

第三部分 1640—1917年的亚非

- 一、论东方国家的土地制度和社会结构 (178)
- 二、论资本主义与殖民压迫 (187)
- 三、论帝国主义与殖民压迫 (205)

四、资本帝国主义给东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准备了 条件	(215)
五、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革命运动中具有非常巨 大的作用	(224)
六、论近代史时期东方国家的社会性质和革命的 性质	(234)
七、论被压迫民族争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241)
八、论英国对印度的征服、掠夺与印度起义	(249)
九、论波斯、土耳其、阿富汗、印度尼西亚、阿尔 及利亚、埃及、利比亚、苏丹、埃塞俄比亚、 南非、日本	(262)

第一部分 1640—1871年的欧美

一、論早期資產階級革命

甲、總論

1. 有两种世界革命，一种是资产阶级世界革命，一种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
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是根本不同的。

由此可见，有两种世界革命，第一种是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的时期早已过去了，还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尤其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就告终结了。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这种革命，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为同盟军。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毛泽东选集》合订本，631—632页。

无产阶级革命的特征和资产阶级革命有什么不同呢？

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可以归结为下列主要的五点：

（一）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在较为现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已经具备时开始发生的，这种形式在公开革命以前就已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并成熟了；无产阶级革命却是在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没有具备或几乎没有具备时开始发生的。

（二）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夺取政权，并使这政权适合于已有的资产阶级的经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却是在夺取政权以后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

（三）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以夺取政权来完成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却只是革命的开始，并且政权是用作改造旧经济和组织新经济的杠杆。

（四）资产阶级革命只限于以一个剥削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集团去执掌政权，所以它无须摧毁旧国家机器；无产阶级革命却要把一切剥削集团都从政权上推下去，并使全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领袖即无产阶级去执掌政权，所以它不能不摧毁旧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

（五）资产阶级革命不能把千百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稍微长期地团结在资产阶级的周围，正因为这些群众是被剥削的劳动者；而无产阶级革命要完成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并建成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这个基本任务，却能够而且必须使被剥削的劳动群众跟无产阶级结成长期的联盟，正因为这些群众是被剥削的劳动者。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
（一九二六），《斯大林全集》第
8卷，21—22页。

资产阶级革命，例如十八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象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地，象十九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作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好象只是为了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面前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Hic Rhodus, hic salta!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八五二），《马恩全集》第8卷，125页。

附录：

自从人类社会分裂为几个利害不同的阶级以来，经历过奴隶主的专政，封建主的专政，资产阶级的专政，这些专政继续了几千年；而从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人类才开始经历无产阶级的专政。前三个专政都是剥削阶级的专政，但是封建主的专政比奴隶主的专政要进步些，资产阶级的专政又比封建主的专政要进步些。这些在社会发展史上曾经起过一定进步作用的剥削阶级，总是在很长的时期中犯过无数历史性的错误，而且是反复地一犯再犯，才能积累他们的统治经

验。但是随着他们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尖锐化，他们仍然不可避免地要犯更大更多的错误，激起被压迫阶级的大规模反抗和他们自己内部的分崩离析，以至促进了自己的灭亡。无产阶级的专政和以前任何剥削阶级的专政，在性质上根本不同。它是被剥削阶级的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是为着创造没有剥削、没有贫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专政，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也是最后一次的专政。这样的专政，担负着历史上最伟大、最困难的任务，面对着历史上情况最复杂和道路最曲折的斗争，因而它的工作——正如列宁所说的——也不能不犯很多的错误。……可是，无论有怎样的错误，对于人民群众说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比起一切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比起资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总是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列宁说得很对：‘如果我们的敌人责难我们说：看，列宁自己也承认，布尔什维克做了大量的蠢事；那我就想这样来回答他们：对的，但是你们是否知道，我们的蠢处较之你们说来，终究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剥削阶级为了掠夺的目的，总是希望使他们的专政能够永远保持下去，由一世传到万世，因而用尽千方百计来折磨人民，他们的错误是无法克服的。但是无产阶级为了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解放人民的目的，却是要利用自己的专政条件，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类大同，让自己的专政逐步地消逝下去，因而就要尽量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和积极作用。而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和积极作用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的无限发挥的可能性，也就包含着克服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所犯各种错误的可能性。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人民日报》（1956.4.5.）

无产阶级初次担负国家的管理，迟的只有几年，早的也只有几十年，要求他们不遭到任何失败是不可能的。短时间的、局部范围的失败，不但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但是任何有远见的人决不会为此而感觉失望和悲观。失败是成功之母。目前的短时间的局部性的失败，正是增加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政治经验，从而为无限的将来岁月的伟大成功准备条件。如果拿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来比较，我们事业中的这些失败就简直算不得什么。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于一六四〇年。但是在战胜了国王以后，接着就出现了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接着又出现了一六六〇年的旧王朝的复辟。直到一六八八年，资产阶级政党以政变的方式从荷兰迎来了一个带着荷兰海陆军进入英国的国王，这才使英国的资产阶级专政稳定下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从一七八九年爆发到一八七五年第三次共和国成立，经过了八十六年，中间交织着进步和反动，共和和帝制，革命的恐怖和反革命的恐怖，内战和外战，征服外国和投降外国，尤其动荡不安。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受着全世界反动派的联合压迫，它的整个道路却顺利和稳定得多。这正是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空前强大的生命力。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人民日报》(1956.12.29.)

2. 为推翻封建制度而举行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而农民和城市平民（即无产阶级的前身）是革命的主力。人民群众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并给革命打下了自己的烙印。

在欧洲各国，特别是在法国，在封建制度即农奴制度崩溃时随之而来的汹涌澎湃的革命，日益明显地表明了阶级斗争是全部发展进程的基础和动力。

没有一次向农奴主阶级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不是打退了拼命的反抗才获得胜利的。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是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才在比较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九一三），《列宁全集》第19卷，7页。

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只有一六四八年的革命来做它的原型（至少就欧洲来说），而一六四八年的革命则只有尼德兰人反对西班牙的起义来做它的原型。这两次革命中的每一次革命都比自己的原型前进了一个世纪；不仅在时间上是如此，而且在内容上也是如此。

在这两次革命中，资产阶级都是实际上领导运动的阶级。无产阶级和那些不属于资产阶级的城市居民阶层，不是还没有与资产阶级不同的任何单独的利益，就是还没有组成一些独立发展的阶级或一个阶级的几个部分。因此，在它们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地方，例如一七九三年和一七九四年在法国，它们只不过是为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虽然它们采用的是非资产阶级的方式。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来消灭资产阶级的敌人，即消灭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方式而已。

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一八四八年），《马恩全集》第6卷，124—125页。

在一六四八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结成了同盟反对君主制度，反对封建贵族和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教会。

在一七八九年，资产阶级和人民结成了同盟反对君主制度、贵族和占统治地位的教会。

同上，124页。

资产阶级的第二次大起义在加尔文教中给自己找到了现成的理论。这次起义是在英国发生的。发动者是城市中等阶级，而完成者是农村地区的自耕农。很有意思的是：在所有三次资产阶级大起义中，都是农民提供了战斗部队，而在胜利后必然由于这一胜利的经济结果而破产的阶级又恰恰是农民。克伦威尔之后一百年，英国的自耕农差不多完全绝迹了。无论如何，如果没有这种自耕农和城市平民，单单资产阶级决不会把斗争进行到底，也决不会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为了取得即便是那些在当时已经成熟而只待采集的资产阶级的胜利果实，也必须使革命远远地超出这一目的，正如一七九三年在法国和一八四八年在德国那样。这看来事实上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规律之一。

在这种过分的革命活动之后，必然接着到来一个不可避免的反动，这个反动又超出了它能继续下去的那个限度。经过多次动荡以后，新的重心终于确立了，并且成了新的出发点。英国历史上被体面人物称为‘大叛乱’的辉煌时期，以及随之而来的斗争，是以自由党历史家称为‘光荣革命’的一件比较不足道的事件而告结束的。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一八九二），《马克思全集》第22卷，349—350页。

法 国 大 革 命 是 资 产 阶 级 的 第 三 次 起 义， 然 而 这 是 第 一 次 完 全 抛 开 了 宗 教 外 衣， 并 在 毫 不 掩 饰 的 政 治 战 线 上 作 战； 这 也 是 第 一 次 真 正 把 斗 争 进 行 到 底， 直 到 交 战 的 一 方 即 贵 族 被 消 灭 而 另 一 方 即 资 产 阶 级 获 得 完 全 胜 利。 在 英 国， 革 命 以 前 和 革 命 以 后 的 制 度 之 间 的 继 承 关 系、 地 主 和 资 本 家 之 间 的妥 协， 表 现 在 诉 讼 程 序 被 继 续 应 用 和 封 建 法 律 形 式 被 虚 诚 地 保 存 下 来 这 方 面。 在 法 国， 革 命 同 过 去 的 传 统 完 全 决 烈； 它 扫 清 了 封 建 制 度 的 最 后 遗 迹， 并 且 在 *Code civil* (民 法) 中 把 古 代 罗 马 法 —— 它 差 不 多 完 满 地 表 现 了 马 克 思 称 为 商 品 生 产 的 那 个 经 济 发 展 阶 段 的 法 律 关 系 —— 巧 妙 地 运 用 于 现 代 的 资 本 主 义 条 件； 它 运 用 得 如 此 巧 妙， 以 致 这 部 法 国 的 革 命 的 法 典， 直 到 现 在 还 是 包 括 英 国 在 内 的 所 有 其 他 国 家 在 财 产 法 方 面 实 行 改 革 时 所 依 据 的 范 本。

同 上， 352—353 页。

俄 国 革 命 的 进 程 明 显 地 证 察 了 恩 格 斯 的 这 两 个 具 有 历 史 意 义 的 观 察 或 概 括； 同 时 证 察 了， 只 有 农 民、 无 产 阶 级 和 ‘城 市 平 民’ 的 干 预， 才 能 把 资 产 阶 级 革 命 大 大 向 前 推 进。 在 十 六 世 纪 的 德 国、 十 七 世 纪 的 英 国 和 十 八 世 纪 的 法 国， 农 民 可 说 是 占 着 最 重 要 的 地 位， 但 是 在 二 十 世 纪 的 俄 国， 这 种 关 系 无 疑 必 须 颠 倒 过 来， 因 为 没 有 无 产 阶 级 的 主 动 精 神 和 领 导， 农 民 将 一 事 无 成； 证 察 了 必 须 使 革 命 远 远 超 过 当 时 直 接 的、 已 经 完 全 成 熟 了 的 资 产 阶 级 的 革 命 目 的， 才 能 真 正 实 现 这 些 目 的， 才 能 坚 定 不 移 地 巩 固 资 产 阶 级 最 起 码 的 成 果。

列 宁：《谈 谈 对 俄 国 革 命 的 估 计》
(一九〇八)，《列 宁 全 集》第 15
卷，40 页。

3. 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各国资产阶级都具有两面性：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和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大敌当前，他们要联合工农反对敌人；工农觉悟，他们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

一方面——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就是欧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也是同具的。大敌当前，他们要联合工农反对敌人；工农觉悟，他们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这是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的一般规律，不过中国资产阶级的这个特点更加突出罢了。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毛泽东选集》合订本，635页。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

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说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讲，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088页注。

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暴风雨初期，就胆敢从工人手里把他们刚刚获得的集会结社权取去。他们由一七九一年六月十四日的法律，宣布工人的一切集会，都是“对于自由和人权宣言的侵犯”，除了剥夺公民权一年，还要科以500里维尔的罚金①。这种法律，靠国家警察的力量，把资本和劳动间的斗争限制在有利于资本的范围之内，并且经过几次革命，几个朝代，照样保存下去。甚至恐怖政治的时期，也让

① 这个法律的第一条说：“因为废止同一阶级和同一职业的市民结成的一切公社，是法国宪法的基础之一，所以，以任何形式恢复那种公社，都在禁止之列。”第四条规定：“同一职业、营业或手工业的市民为了要共同拒绝劳动，或为了要有一定价格才劳动而举行的集议或协商，都应当认为是违背宪法，是对于自由和人权的侵犯”，从而，和旧的工人法规一样，应当认为是国事犯。（《巴黎的革命》巴黎一七九一年版第八卷第523页）

它原封不动，再到最近，才从刑法的法典中取消。再没有什么比资产阶级这种非常手段的口实更富有特征了。报告人勒·查卜礼曾说：“工资比现在提高一些虽然是应当的，要这样，得受工资的人才不致因缺乏必要的生活资料，而陷于绝对的简直和奴隶从属地位相差不远的从属地位”，但是，劳动者对他们自己的利害关系不应该有所理解，或采取共同行动来缓和那种“绝对的和奴隶制相差不远的从属地位”，因为那样做，他们就会损害‘旧日的老板今日的企业家的自由’（把工人保持在奴隶制中的自由！），并且因为团结起来反对旧日公会老板的专制的行为——说说看罢！——就是恢复那种已经由法国宪法废止的公会。

马克思：《资本论》（一八六七），
第一卷，818—819页。

4. 随着革命的发展，统一的革命阵营不断分裂为二、彼此斗争；第一次胜利时获得成果，只是由于较激进党派取得第二次胜利才会巩固下来，这是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一切近代革命所共同具有的特征。

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归结于某一阶级的统治由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替换；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这样，一个统治的少数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起而掌握国家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每次这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发展状态下能够并且应该进行统治的少数集团，正因为如此，并且也只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变革发生时，被统治的多数或者是站在这个少数集团

方面參加了变革，或者是安然容忍这个变革。但是，如果把每一个別場合的具体內容撇开不談，那末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态就在于：它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行动的；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多数人采取消极态度，沒有进行抵抗，就造成了一种假象，仿佛这个少数是代表全体人民的。

在第一次巨大的成功以后，胜利的少数照例发生分裂，其中一部分人滿足于已经达到的成就，另一部分人则想继续前进，提出一些新的要求，这些要求至少有一部分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的或想像的利益的。在个别的場合，这些较激进的要求曾见诸实现，不过大部分都只是短时期的，因为较溫和的一派重新占得上风，最近取得的成果便又全部或部分地化为乌有；于是战败者就高叫有人叛变，或者把失败归咎于偶然。而实际上情形多半是这样：第一次胜利的成果，只是由于较激进的一派取得第二次胜利才会巩固下来；当这点一经达到，从而使当时必须实现的事情获得实现时，激进派及其成績就又重新从舞台上消失了。

从十七世纪英国大革命起的近代一切革命，都显示了这些似乎是与任何革命斗争分不开的特征。看来，无产阶级爭取自己解放的斗争也具有这些特征……。

恩格斯：《卡·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一书导言》（一八九五），《马恩全集》，第22卷，595—596页。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像任何资产阶级革命一样，不可避免地是在“政治自由”、“人民利益”这些一般口号下开

始的，而只有在斗争的过程中，只有在实际上实现这一“自由”并以一定的内容去充实“民主”这一空洞字眼的时候，群众和各个阶级才会明白这些口号的具体意义。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在资产阶级革命开始时，所有的人都为民主而斗争：有无产阶级，也有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还有自由资产者和自由派地主。只有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只有当革命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时期以后，才会暴露出各个阶级对这个“民主”的不同看法。同时，还会暴露出为了同一个“民主”而要求采取不同的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的各个阶级的利益之间的重大差别。

只有在斗争的过程中，只有在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才可以看清楚某一个“民主”阶级或阶层不愿意或不能够象另一个阶级走得那么远，就可以看清楚，在实现“共同的”（所谓共同的）任务的基础上，各个阶级在实现这些任务的方式问题上，例如，在怎样实现自由和人民权利，它们的大小、范围、彻底程度如何，怎样把土地转给农民等等问题上，各个阶级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列宁：《谈谈全民革命的问题》
(一九〇七)，《列宁全集》第12
卷，393页。

5. 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它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工具，是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服务的。

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①伴随着。它在封建领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

① “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在一八八八年英文版中是：“这个阶级的相应政治上的成就”。——译者注

在公社①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②，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③；后来，在工場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制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甚至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場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一八四八)，单行本(一九七〇)，25—26页。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它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一切人类活动和社会结合

① 法国的新兴城市，甚至在它们从封建领主手里争得地方自治和“第三等级”的政治权利以前，就已经称为“公社”了。一般说来，这里是把英国当做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而把法国当做资产阶级政治发展的典型国家。（恩格斯在一八八八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意大利和法国的市民，从他们的封建领主手中买得或争得最初的自治权以后就把自己的城市共同体称为“公社”。（恩格斯在一八九〇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② ③ 在一八八八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例如在意大利和德国）”。——译者注

④ 在一八八八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例如在法国）。”——译者注

